

战争之神

THE GOD OF WAR



I 712.45/65

683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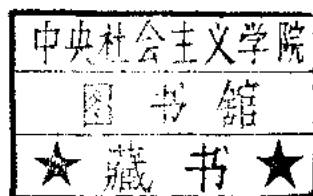
200410812

战争之神

〔美〕 约翰·托兰 著

郭惠远 沈瀛 李明 译

郭惠远 校



中国文联出版社

John Toland
GODS OF WAR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85

战 争 之 神

〔美〕约翰·托兰 著
郭惠远 沈瀛 李明 译
郭惠远 校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北京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2 25印张 2插页 530千字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1,000册

书号: 10335·803 定价: 4.35元

中文版前言

一九六〇年二月，我到达日本。于此之前，我从未曾晤见过一个日本人，除得自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灌输及电影者外，对日本的历史及文化知之甚少。因此，和几乎所有的美国人一样，我对日本人及其怪异行径持对立态度。但是，当我在朝阳行将升起之际着陆于立川航空基地的时候，我却愕然发现：战争残留下来的那些塔形高射炮阵地竟引起了我的兴趣，而非如纳粹德国高射炮阵地那样，令我感到厌恶。在我于冬日昏暗晨晖里驱车前往东京的途中，我感觉到：身裹和服的日本妇女们，宛若出自远古、曳足穿行于朝雾之中，这幅景象，令我心灵颤动。随后遇到一幕动人的场面：身着淡黄色油布雨衣的儿童们横过交通繁忙的街道，领头的孩子高举一面黄旗，阻挡着车水马龙。

到了这个时候，我开始发生疑问：是不是我对于这个异国的无所依据的观念，或许是错误的？随后几天，在杉野大饭店与日本陆海军的昔日要员晤谈之后，我明白自己以前对这些人的性格与价值作了完全不当的判断，我所晤谈者中的一位，巴丹半岛日军司令官原昭将军曾力图披露一段湮没的史实：他如何突破美军战线改变了该次战役的趋向。但我的译员、著名的拉夫卡迪奥·赫恩的孙子，却拒不翻译他的讲述。

“没有任何日本军官，”前海军大尉小泉说道，“应该透

露这样的事情。”

原昭知道我毕业于威廉斯学院，就用手指着他自己。“阿默斯特，”他急切地加话说道，“已经把英文丢掉了。一定要告诉你巴丹的秘密。”

借助于手势，我解释说我将三天后带着另一名译员回到同一地点来。

出于一个偶然的机，这或许是命运的安，几小时之后，我在外国记者俱乐部遇见了《麦格劳世界新闻》派来的一位日本记者松村岁子小姐。听说了我的困难之后，她同意在不止一个晚上为我担任口译。我们和原昭将军的晤谈是我经历中最富于成果的谈话之一。松村岁子成了我跨越太平洋的桥梁，我们结成了百年之好。

在其后的二十年，我们进行了研究，写出了七部历史著作，三本是关于欧洲战争的，四本是关于对日战争的。即使如此，我并未能令自己完全满意地表现出战争的极端无益和悲惨。对于历史之最审慎的研究也仅能趋近于真实，我由是得出结论：我必须诉诸小说创作，这一表现人性的最恰当的舞台。

我挑选了太平洋战争，确信亚洲将是二十一世纪的大陆。多年来对东方的研究令我深信：中央王国——中国，将成为世界地缘政治的中心；不光存在于日本而且存在于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那种超卓的职业伦理和精湛技艺将使世界的领导中心由西方东移。由美国新闻署倡助进行的我在一九八五年二月的中国之行，加强了这一信念。在中国，我在北京和上海为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大学学生们作了报告。我们发现，所有与会人士都乐于聆听并切望与美国人士有更多的接触。

我仍然深信——尽管有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苏联对阿富汗的占领、印度的种种悲剧、朝鲜令人痛苦的分裂、台湾问题上的窘境和其他亚洲国家所面临的种种棘手问题——下一个世

纪仍将是亚洲的世纪。而那将是这样一个世纪：人类和各个国家将终于学会接受彼此的歧异，生活于持久而公正的和平之中。如若不是那样，我怀疑是否还会有一个二十二世纪。

我就亚洲所写的著作，旨在协助促成东西方的接近。甚至在《战争之神》一书撰写完成之前，托兰夫人和我就已认识到，那是一个必须完整地加以叙述的持续的故事。而目下我正在撰写着该书的一部续篇，描写的是历史上最为动人心目和凝聚着生机的阶段之一，盟国对日本的占领。

Sten Tolat

Danbury, Conn.

June 24, 1986

目 录

第一部	密云低垂	1
第二部	黄粱美梦 必定破灭	51
第三部	归 途	123
第四部	沙场兄弟	229
第五部	决 战	357
第六部	生者与死者	495
第七部	“不堪忍者、忍之。 不堪受者，受之。”	623
中译小记		701

第 一 部

密 云 低 垂

第 一 章

1

东京。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那天下午，东京上空阴云密布。一只深的雪毯复盖全城，预报说当晚还要接着降雪。这是首都五十四年以来罕见的大雪。路上车辆稀少，生活看来已经陷于停顿。然而，在宁静的外表下面，正在酝酿着一场将使全城陷入混乱的阴谋。

就在宽敞的皇宫庭院的古老石头围墙外边，一群面对凄惨的贫困，面对政府及企业的腐败而失去信心的青年军官正在第一师的兵营里密谋造反。当局已经预先得知这些年青的理想主义者在当天准备暗杀天皇的顾问们。虽然这种暴力行动并不是稀罕事，宪兵队也不大在意，然而，他们还是采取了预防措施，把几名嫌疑分子监视起来，并为重要的公职人员派去了保镖。

两位即将动身去帝国饭店附近东京会馆大厦的内阁大臣对这种事情将会造成的困境在抱怨不休。他们是去参加一个婚礼，也是一次国际社交活动，庆祝两个有名望的家族联姻，——一方是日本人，一方是美国人。

在几英里之外的青山教堂里，已经举行过基督教仪式。当

新娘在父亲、著名的东方史教授弗兰克·麦格林恩陪伴下走过教堂大厅中间的通道时，只有家人和密友们在场。弗洛丝身材修长窈窕，穿着三十年前她母亲克拉拉在这个简朴的小教堂里穿过的那件结婚礼服。那次婚礼由克拉拉的父亲、著名的传教士罗伯特·达尔赖波主持。他曾经反对他的女儿嫁给这个由哈佛大学派到日本来念一年书的研究生，但是白费了力气。

一年之后，弗洛丝出生了。这位任性的麦格林恩迫不得已在美国公会办的青山学院里当了讲师。在随后的七年里，他不仅当上了副教授，而且还出版了一本明治维新史。他岳父没有想到，这本书竟使他出了名，并使他的母校请他去教学。他立即在哈佛大学取得了成功。除了少数几个受到他那种爱尔兰人才智的整治以外，学生们都很崇拜他。他们到达坎布里奇之后不久，就生下了一个儿子。威拉德是个聪明快活的婴儿，使他父亲高兴的是他逐渐成长为一个聪明快活的男孩。到了一九二〇年，麦格林恩已经又写了两本有关亚洲的书，他被认为是全国主要的日本学家之一。克拉拉是他能够获得成功的一个原因。麦格林恩在见到她以前，曾经怀疑自己是不是还要结婚，因为他要求伴侣必须跟他旗鼓相当。她符合这个条件。她是坚强的苏格兰妇女的后代，麦格林恩终于拜倒在她的情趣、判断力和坚韧性格之下。那年圣诞之夜，她生下一对孪生婴儿，一男一女。两天以后，她就与世长辞了。

麦格林恩深受打击。他的脾气变得暴躁易怒，并象很多别的爱尔兰人那样开始喝酒。经双方达成协议，麦格林恩离开了哈佛大学。全靠弗洛丝，这个家才维持了下来。她只有十四岁，就当上了马克和玛吉的妈妈。麦格林恩可能获得的唯一教职是在青山学院。他重振精神，当上了正教授，又写了不下两本书，其中一本是第一任美国驻日大使的传记，极其成功，荣获了一九三一年普利策奖。这件事使得威廉斯学院聘请他出任

现代史教授。这对孪生兄妹多年来在严格的日本学校读书，到威廉斯顿中学高一上学后名列前茅，他们的父亲也一切顺利。他讲课时很少有人旷课，大厅里总是座无虚席；一九三五年校方勉为其难地答应他停薪休假一年，去日本为写作另外一本书做研究。于是在那年秋天，除了在哈佛大学读四年级的威尔以外，全家都迁回东京。这时那对孪生兄妹已经在中学读最后一年，秋天玛吉和马克分别为本宁顿和哈佛两所大学录取为一年级生。直到此时，弗洛丝才觉得可以嫁给户田正了。他们俩已经等了五年，彼此深深地相爱，但并不是情人。麦格林恩很奇怪阿正竟然相中了弗洛丝，因为他几乎可以娶到任何一个想娶的人。可是时运对弗洛丝是开恩的。今天她看上去确实美丽健康，她父亲想，这要归功于她继承了克拉拉美好的体型。

当弗洛丝走近祭坛时，她和阿正的目光碰到了一起。他和许多日本人截然不同，穿燕尾服时显出了一副高贵的样子。他身材瘦长，就象他那正在第一排座位上得意地望着他们的父亲一样。户田晃是由克拉拉的父亲劝信基督教的，后来成了麦格林恩的密友。他们两个国家之间多年来的冲突和误解反而促进了他们之间的联系，因为他们彼此都看到了自己政府的不足之处。户田的右边坐着他的夫人惠美，纤细苗条的身材，然而带着一种庄严的神态。她曾经是个“摩登”，也就是摩登女性。家里包办把她嫁给长崎一个银行家的儿子，婚礼前夕她拒绝完婚。为了减轻给家庭带来的羞辱，她被赶到了东京。她进而信了基督教，使她丈夫常感遗憾的是，她自此之后从事于社会改革和其他不为人们欢迎的事业。

就象这座简朴的小教堂一样，婚礼也很简单；唯一小小一点不顺当的地方，是新郎的弟弟省吾身着整洁的日本帝国陆军中尉制服，竟然在拿结婚戒指时伸错了口袋。

参加婚礼的人们分别乘高级轿车和出租汽车去东京会馆参加日本式的婚宴。马克和玛吉跟还在生小儿子的气的父亲同车。就在去教堂之前，教授才得知马克已经拒绝去哈佛，而要去威廉斯学院。多年来他们父子的关系就一直非常紧张。马克是个天生的造反者，急躁，好冲动——真是他父亲的儿子。他对自己要去威廉斯学院的理由根本不屑加以解释。他不愿意照威尔的路子走。威尔正要以在班上名列前茅的成绩毕业，是校际橡皮球赛的个人冠军和一些最好的俱乐部的成员。

在东京会馆里，客人们围坐在二十来张圆桌旁。客人当中除去亲属，新婚夫妇原来的老师、同学、世交和同事之外，还有两位内阁大臣和很多知名人士。在第一张桌子旁就座的是外务省的官员们，都是阿正的上级和同事。阿正是美国课课长的助理。他自东京帝大毕业后，在驻华盛顿大使馆里呆了三年，然后在阿姆赫斯特大学念了一年英语和英国文学，随着就在东京得到了这个美差。阿正的梦想是最终要回到华盛顿去担任要职，以促进日本与他日益喜爱的国家之间的良好关系。他对弗洛丝和美国的爱给他带来了困难，因而使他父亲极为担心。在这种危急的岁月里跟一个美国人结婚，可不是一条平步青云的道路。靠户田家人在外务省里认识的一些有权势的朋友，如与美国人结婚的来栖三郎和跟德国人结婚的东卿茂德等人的帮忙，才允许他跟弗洛丝结婚。而今天竟然有这么多的要人参加婚礼，可真是令人鼓舞的。

弗洛丝和正的媒人坐在他们的两侧。他们是户田家的好友，原驻英国大使畑野和他的夫人。弗洛丝换上了一件式样新颖的紫红缎子衣服，正穿了一身在伦敦买的深蓝色西装。麦格

林恩认为，他们大概是他所见过的最佳的一对了。

仪式开始，由畑野大使向新娘和新郎致贺词（他认识他们已经多年），他先用日语，然后简短地用英语。随后这位文雅而饱经风霜的外交官又对婚姻问题提出颇有见地的忠告。他说，“作为一个老手，我可以证明在外交部门生活也存在很多问题。在这关键时刻，你们在国外将面临很多考验，但所幸的是，你们两位都出自名门，只要同舟共济便一定能够经得起这些磨练。”他钟爱地望着这对新婚夫妇，“现在是考验人们灵魂的时刻。我们对于自己的理想决不妥协，目的也决不改变。但是我们必须审时度势，谨慎从事。”

弗洛丝知道这位老朋友的一番话是指正而说的。阿正公开反对外务省里那些愿意跟希特勒建立更加密切关系的人和要求占领华北的那些军国主义分子。然而亲爱的阿正却不象他那好争吵的父亲，他并不适合与人争论。他是个文质彬彬、有同情心和富于理想的人。这些性格对她来说极有吸引力，她把自己由于当上了孪生弟妹的第二个妈妈而产生的母性本能都集中到了阿正的身上。

在客人们吃喝时，这位大使邀请那些最有声望的客人为新婚夫妇祝贺。还由他们最要好的朋友们讲了一些有意义的往事。麦格林恩虽然感到这个仪式是特意在道义上给新娘和新郎以略加伪装的公开支持而举行的，但他对弗洛丝的老师 and 朋友们真诚溢于言表的赞美和亲切之情，以及阿正的上司所说这一婚姻是隆重庆祝两国间炽热友情的一番话也深受感动。随后，美国大使馆参赞尤金·杜曼又用流利的日语，雄辩地对这一友谊加以肯定，使整个大厅洋溢着出自内心的友好感情。甚至连憎恶情感的麦格林恩都感到喉咙有些哽咽。尽管有些主持宗教仪式的教士对这种不同国籍通婚私下并不赞同，这次婚宴仍不失为一个欢快的聚会。

当客人们离去时，美国课课长把阿正叫到了一边。他说准备派正到一个驻外使馆去。

“去华盛顿？”

“不是。”

阿正有些担心了。“是去伦敦吗？”

“很抱歉，去墨西哥。”

阿正感到迎头挨了一棒。跟一个美国人结婚这么快便遭到了惩罚。

在新婚夫妇乘坐轿车动身去一个温泉胜地度蜜月时，户田一家人住在麻布，这是个有历史意义的地区，因古老的庙宇、商店以及很久以前由那些封建贵族们修建的宅第而显得格雅致。他们那座建筑散乱的住宅，是麻布最古老的一所。这座宅子有一个风景如画的花园，木质的大门，里边的石阶直通前厅。

在玛吉和马克跟户田家最小的两个孩子（十四岁的公和他七岁的妹妹澄子）玩打弹子时，户田将麦格林恩带进了书房里。他谈到正已被派前往墨西哥。两个人都认为这是一种惩罚的方式，但毫无办法。接着户田表示更让他忧虑的是省吾。

“你一定注意到了他没参加宴会，他说他有点任务要去完成，但他并不怎么会说瞎话。”

麦格林恩知道他的老朋友因为省吾拒不接受祖父要他去经营家传的丝业的建议而感到苦恼。他反而去参加了陆军。四年前，在一些激进的军官暗杀犬养首相之后，有九个年青人要求替刺客受审。为了表示他们的真诚还送上一个泡着他们九个人小手指的酒精瓶，其中一个手指就是省吾的，那时他还是个士官生。

“他是怀有崇高目的的好孩子。就象他的母亲！但是近来在营房里跟一帮危险分子混到了一起。”这些人深信资深位尊

的政治家，皇上的近臣，有势力的金融家和官僚们，为了他们的私利而企图逐步腐蚀政府和军队。“看来我是驾驭不了这个孩子啦。他根本不理解我让他做的是为了他好。”

“做什么？”

“脱离那些危险的激进分子。这是一般的常识。”

“几年来我一直在设法把常识灌输到马克头脑里。老朋友，恐怕你我两人都遇到了无可奈何的局面。”

“为什么他就不象正呢？”

麦格林恩挖苦道：“为什么马克就不能跟威尔一样呢？”

3

省吾和负责宫廷院落警卫任务的精锐部队一千四百名参予造反的官兵正在为举行叛乱做最后准备。拂晓前，攻击队伍将同时袭击东京的六个目标。他们即将设法通过武力（暗杀）来纠正日本社会存在的不公正，并确信传统已使这种犯罪行为合法化。

当复杂的袭击准备工作正在进行时，那些追求享乐的人们正逛荡在银座昏暗的街道上设法寻欢。这里原是一大片沼泽，因打鸭子的场地而闻名，但现在对日本青年来说却是个外部世界罗曼蒂克的象征，一个充满着霓虹灯、时装用品商店、咖啡馆、西式舞厅和传统店铺及餐馆同时并存的神话世界。在几英里以外的赤坂区，旧日本也在期待着欢乐之夜。那些看来好象是来自往昔时光的艺妓们，由人力车拉着穿过柳树成行的狭窄街道。这里的灯都黯然无光，只有警察手里提着流传已久的红灯，映着白雪发出温柔而引起思古幽情的光亮。

在冈田首相的官邸里，根本没有危急的感觉。他正在举行

宴会庆祝他的党最近在众议院普选中获得的胜利。另外两个暗杀对象也在几个街区以外的美国大使馆里赴宴。格鲁大使正在设宴招待三十六位客人，主宾是刚刚被任命为内务大臣的卸任首相斋藤子爵。还有一位客人是铃木贯太郎，他是天皇的内阁总理大臣。那天晚上最精彩的一幕，是在私下放映珍妮·麦唐纳和纳尔逊·埃迪主演的电影《淘气的玛丽埃塔》。年事已高的斋藤从未看过有声电影，格鲁已准备他在看时打盹。可是他居然如此着迷，一直呆到电影结束。当斋藤的汽车终于在十一点半开走时，雪花正在轻柔地飘落着。叛军领袖直到二月二十六日晨四时才把士兵叫起来，多数人以为又是要搞夜间演习。当几支部队分头向东京几个不同目标前进时，雪花已成为大片，正在下个不停。

另外一支由省吾领导的分队挤上汽车，奔向城外，去刺杀前宫内大臣兼天皇的顾问牧野伸显。他们发现他住进了山里一家休养地旅馆，就纵火烧了这座楼。伯爵的孙女和子帮他走后门逃了出来。当叛军开始射击时，她把和服袖子伸展开来，站到了老人的前面。

省吾深为姑娘的勇敢所感动，他跑到前面张开双臂制止了士兵的连续射击。“成功了！”他喊道。“让我们快走吧。”有几个人不干，说是要杀掉再走，但省吾想法把他们弄走了。

东京发生的暴力行动是这样令人难以置信地鲜血淋漓，但是叛军在杀掉七个人以后，在次日便和平投降了。对大多数外国人来说，这场叛乱只不过是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搞的又一次血洗而已，没有几个人认识到它的重大意义。弗兰克·麦格林恩认识到了，他猜测这一事件有可能导致对中国进行扩张，也有可能与美国发生冲突。

麦格林恩是对的。叛乱虽然过去，但是造成不满的根源依然存在，如同一块石头投入水池，它的涟漪很快就朝东往太平

洋彼岸伸展过去。

第 二 章

1

华盛顿，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这是一个闷热的星期六下午，首都街上满是熙熙攘攘的行人和性急难耐的出租汽车司机。人们都好象身负紧急重任似的。欧战日益扩大的紧迫情况似乎已经传到了华盛顿。尽管麦格林恩在白宫外边从出租汽车下来时并没看到穿制服的美国军人，但他猜想那些提着鼓鼓囊囊公事包奔忙的人中一定有许多是军队里的。

一年前罗斯福就要求他从威廉斯学院请长假到他那自吹自擂的“智囊团”来担任亚洲问题顾问，但是他怕在政策问题上跟总统的其他顾问发生冲突。麦格林恩做了让步，同意有时提供咨询，这回是一年中第三次应召。他离开威廉斯顿时，为了又要放下工作而感到烦恼，但又为他或许碰巧可能有助于扭转历史的进程而感到受宠若惊。

迄今为止，总统采纳了他的建议，继续与日本方面进行严肃认真的谈判，而没有照陆军部长史汀生，内政部长伊克斯和援华集团的意思“对日本人强硬起来”。据他推测，一定出现了某种新的危机，而这很可能跟上个月希特勒突然入侵俄国有关。东京的一个消息提供者给他写信说希特勒入侵俄国已导致陆海军之间发生了一场大厮杀，前者要进攻西伯利亚，而后者则为了石油及其他资源要求南进。看样子好象日本陆军将要得